

散文·乡村风情

□李季

小村大部分时间是宁静的，如一池止水，偶尔来了异乡人，会带来新奇的事情，短暂地打破小村的宁静，如花瓣落到水面上，在我们心里漾起一圈圈涟漪。

在我小的时候，能漂泊到外乡的人，大都身负特殊的谋生技能。印象最深的是一对母女，母亲30岁左右，女儿五六岁的样子，都很白净，都不怎么爱说话，有点闷。她们带了一只绿色的画眉鸟，这鸟会算卦。有人来求签时，那位母亲把一堆发黄的纸签摊到一块方方的黄布上，画眉在纸签前来回走两遍，左顾右盼一阵之后，毫不犹豫地从那堆签中叨出一支，上面写着四句诗。鸟的主人细细解释一番，求签者往往就会满意而归。这对母女在我们村待了好几天，她们住在扣子家，扣子的父亲那时候刚去世不久，家里需要热闹。附近村子里也有大人来求签，预测自己的前景，期盼一份好运。没人求签时，那位母亲会让画眉给我们表演节目。她让我们随便抽一支签，记住这支签，然后把这支签混进签堆里，让画眉去找，画眉在签堆前来回走两遍，左顾右盼一阵之后，毫不犹豫地叨出一支，果然就是我们刚才抽的那一支。那个小女孩看我们欢呼惊叫，总是见惯不怪地笑笑，从兜里掏出几粒小米去喂那只可爱的画眉鸟。

村里还来过一个40来岁的高个子男人，是算命的。一个晴朗的夏日，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大人、孩子们围坐在顺子家门口的浓荫里，想要算命的人坐在人群中间的长凳上，算命的男人站在对面，看面相。村里很多男人都算了，我父亲经不住大家的怂恿，也坐到了那条长凳上。阳光透过树叶，在父亲的身上洒下一个个圆圆的光斑。父亲没有坐直身子，上半身有些前倾，他微微含笑，双手垂在身体两边，手指轻轻抓在长凳的沿上，显出拘谨的样子。算命的男人先说父亲是孤儿，只有弟兄两个，又说他有四个孩子，上面三个是女儿，下面一个是儿子，都说中了。后来说到我，说我是“天上掉下个铁榔头”，意思是脾气很犟，又说我“叫他往东他往西，叫他打狗他撵鸡”，一圈大人孩子都望着我哈哈大笑，我父亲也憋不住笑了。我脾气犟不假，可小时候很听话，不是他说的那样啊。我眼里憋了两泡泪，气得转身就跑，这人最后怎么预测了我的命运我到底也不知道。

算命打卦的固然吸引人，但最吸引我们的还是玩猴和玩杂耍的。有次来了个玩猴的，牵了好几只猴，在村子中间的空地上耍起来。猴子们都戴着金黄的帽子，穿着红

色的坎肩，下身却是光着的，露出红红的屁股，引起我们的哄笑。它们在场地中间骑自行车、耍跟头、竖星星、钻铁圈，有个别偷懒的往场地外跑，见耍猴人扬起鞭子，又急忙跑回场地中。

还有一次，来了一位健壮的小伙子，他推着一辆架子车，车上放着好几个大木箱，应该是装道具的。他很会说，跑江湖的语气，蹩脚的普通话，不大工夫，村里的孩子们都围了过来。他搬下来一个木箱子，打开箱盖，躺到他的箱子里就可以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央求了半天，我们谁也不敢躺进去，怕被变丢了。后来，脑子有点问题的闹子躺了进去。小伙子盖住箱盖，把箱子转了几圈，再打开箱盖一看，里面没人了。我们惊慌地喊道：快变回来，快变回来！他在箱子里来回回地抓啊抓啊，总算抓出来一根又粗又长的辫子，然后抓着辫子慢慢往上提，显得很吃力。我们满以为出来的是个漂亮的大姑娘，谁知站起来的是缺根筋的臭小子闹子，只是头上戴着那根长辫子而已。我们嚷嚷着没变好，要求再变一次。那小伙子见没大人围观，难以挣到演出费，收了箱子，不玩了。当时正是干活的时间，大人在地里，小孩子们也没钱给他，也不敢拿出家里的粮食给他，所以只好任他走了。他走后，我们问闹子，刚才在箱子里没见到他，他到底去哪里了。这家伙故作神秘，说他去北京逛了一圈，还见到了天安门。乖乖嘛，真能白话。

村里曾来过一个异乡人，比闹子能白话得多。他是个传道的，四奶的一个远房亲戚，瘦高，下巴尖尖的，头发软黄，紧紧贴在头皮上。他说，信教的好处是蚊子不咬，恶狗见了就躲，不生病，得永生。不知道他读过《圣经》没有，这哪儿是传道啊，简直是在传播歪门邪道。那时候，信基督教的寥寥无几，大部分人不了解基督教，所以他的话竟也有人信了。

这些有趣的外乡人来得不多，来得较多的是要饭的，特别是快过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寒风刺骨的天气里，有时候还飘着雪花，背着白布褙的老头，或牵着小孩背着蛇皮袋的中年妇女，拖着木棍，挨家挨户地行乞要粮食。记忆中，母亲在包包子，我在母亲身边玩，听到“行行好吧”的乞怜声，母亲抬头往外看看，总是不由自主地轻叹一下，轻声说：“真可怜。”然后让我拿几个蒸熟的包子给他们。如果包子没蒸好，就让我给他们挖一碗米。要饭的走后，母亲还要叹息半天，说：“这么冷的天，家里要是能过下去，谁会出来要饭呐。”

家有十棵柳，不用绕山走。但凡在家乡过得非常如意的，谁愿意去异乡讨生活呢？这些形形色色的异乡人，走进我们村，然后，再走出我们村。他们负载着各自不同的人生，走过树木掩映的村口，走向不同的方向，在我的视野中，渐行渐远。

小小说·世相百态

## 碎玉

□赵笑晨

玲珑爱玉，最爱那温润剔透、洁如凝脂的白玉手镯。作为系里挑尖的才女，玲珑又是石磊心尖上的美玉。

“你爱玉，名也如玉，环佩叮咛玉玲珑，就是你！”“你名如石，人也如石，呆呆傻傻顽石头，就是你！”两人嬉笑着，一脸甜蜜。

石磊拿出攒了几个月的生活费，凑够3000块钱，给玲珑买了一只白玉手镯。从此，玲珑时刻佩戴在左腕，“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玲珑幸福，白皙的面颊飞上红云，像一块晕开了胭脂的羊脂白玉。

甜蜜并没有持续多久，毕业时，石磊贫寒的家境不允许他像玲珑那样去读研深造，他选择了考公务员，进了交通厅，立志要通过走仕途改变因家贫而受人白眼的境遇。

十年过去，玲珑读了研，修了博，成了家，当了一名大学教师。同学中不乏对石磊的热议，有人说他成了某厅长的乘龙快婿，有人说他事业风生水起，三十出头就提了副处，现在某县挂职常务副县长，挂职期满就扶正了呢！玲珑静静地听，淡淡地笑，不住地抚摸着腕上的白玉镯。

一次赴省城开会，石磊费力约出了玲珑。在咖啡厅昏黄暧昧的光晕里，玲珑亦如当年一样，不住地抚弄腕上玉镯。

“我一直戴着，

你还记得它吗？”

“怎么，你还戴这破烂玩意？扔了吧，看见它我就想起当年的穷酸！我现在对石头也算半个行家了，翡翠、和田玉、昆仑玉、南红、鸡血石，不少朋友送给我，现在莫说这白玉，就是给你弄和田籽料我也弄得来！我收了一个阳绿翡翠的镯子，下次带给你！哎，玲珑，今晚陪我多坐会儿吧！”

玲珑怔怔地望着他，一言不发，她眼睛渐渐濡湿了，掏出几百块钱，“这咖啡我请了！”说罢，拎包而去。

“你这是干吗呀！”石磊追了上去，一脸不解攥住玲珑的胳膊。玲珑缓缓摘下左腕上的玉镯，举到石磊眼前，蓦地，她脱了手，玉镯在空中优雅地自由落体，“当啷！”磕在水泥地上，发出一记脆响，碎得像玲珑此刻的心。

君子无珉，德比于玉。这是当年石磊送玉镯时说的。可是，当一个人利欲熏心、沾满铜臭时，爱玉藏玉，不过是用来欺世盗名、附庸风雅的幌子，所藏的玉，不过是被炒高了价的顽石。

晚饭时，同在大学当教师的丈夫惊奇地望着玲珑空荡荡的手腕：“玉镯哪儿去了？”

“不小心，摔碎了。”

“哦，那可可惜了！”

玲珑的眼又濡湿了。是的，太可惜了。此后，玲珑再没戴过玉镯。

数月后，玲珑在新闻上看到了石磊因受贿接受纪委调查的事，涉案金额极大，收受的贿赂中，绝大多数是古玩玉器。

再后来，玲珑有了个女儿，取名瑾瑜。她常说，名如玉莫若心如玉，一颗如昆玉的心，一份怀瑾握瑜的德行，胜过价值连城的美玉。

诗歌·往日情怀

## 回家过年（组诗）

□尹文阁

万家灯笼，和热闹  
拧亮了一年的黑夜  
鞭炮，炸响  
在苇塘村上空

父亲点上一炷香火  
一拜三叩，他的喃喃自语  
充满了神性

之后全家人  
围在一起，用往事取暖  
饺子、老酒、压岁钱……  
还有憧憬，都回到了朴素的农谚里

回家过年  
春风也跟着挤进了门槛  
她想摸摸我身上的骨头瘦了几钱

### 奶奶

新年的爆竹  
在这个春天响起，黑沉沉的夜晚  
下起了小雨，小雨敲打着窗台  
像思念，恍惚而潮湿  
让我想起了小时候  
跟着奶奶去熊寨村的姑姑家  
要经过一条汶苏河，狭窄的石桥上  
水声潺潺，向东流淌

如今，奶奶已去世多年  
每次听到潺潺的水声  
它就好像还在身体的某处  
一直醒着流淌着，像是嚶嚶在哭  
记得奶奶很久以前哄我入睡时的调子  
喃喃地，轻轻地，潮湿而恍惚  
像春雨的小叮咛

那些夜晚，在一个叫苇塘村的地方  
当风还在它的上空凛冽的时候  
奶奶总是一手把我抱在怀里  
另一只手不停地在灶膛里拨弄着柴火  
嘴里哼唱着喃喃的调子  
驱赶我对黑暗的怕，和冷  
如果门“吱呀”一声  
她明明知道是风  
也总是抱起我，起身朝门口观望  
似乎每一阵呼啦啦的风里  
都带着亲人回家的消息  
新年的爆竹响了  
我现在还在离您一百多公里外的小城  
但总有一天我会魂归故里  
让您的魂儿，牵着我的魂儿  
一起飘在苇塘村的上空

### 归兮

一场冷风吹来  
年味渐浓，小瓦微微上扬  
苇塘村上空，飞鸟忙着搬运时光

再往深处望  
小雪，昼夜兼程，用花瓣点灯  
敲响苇塘村的门铃  
背井离乡的人，在远方  
捂紧内心的风雪  
用炊烟敲打村庄的额头  
急欲拧亮门楣的红灯笼

方言散落天涯  
你赶得那么急，走得那么远  
孤独那么辽阔……  
都略疼在一年打拼的收成里

年轮越来越贴近村庄  
一枝褐色的梅，用她的洁净与妩媚  
祈祷着——  
一场大雪的来临  
和你的归期

# 小村来了异乡人

